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二回 張三聞報回溧水 教習擒拿沒毛虎

詞曰：天上烏飛兔走，人間古往今來。況因屈指數英才，多少是非成敗。

富貴歌樓無限，淒涼廢夢蒼苔，萬般回首化塵埃，惟有青山不改。

話說溧水縣有個地棍，姓張名海，排行第三。自稱三太爺，綽號叫做沒毛大蟲。生下來頭大辮子小，人稱他為大頭細脖子。張三太爺只因在山東訪友，正與朋友在酒肆吃牛肉，喝燒酒，吃得高興，聽得鄉人說李大麻子如此橫行不法，不平之氣從心底往天靈直冒，大叫一聲：「李大麻子！你好好地離了溧水縣，三太爺與你萬事幹休。若牙崩半個不字，我張三回到溧水，扒掉你的龜窩，然後與你拼個雌雄！若要留你一點，我張三誓不叫沒毛大蟲。」說著把桌子掀起，碗盞杯盤打得粉碎。眾人嚇得尿滾屁流，都知張三武藝高強，誰敢出頭相勸？那張三站起身來，出了店門，揚長而去。眾朋友定了神，只得算了酒帳，賠了傢伙散去。

且說張三打道回溧水門門李大麻子，離開山東，大步奔溧水而來。不數日，早到西門，已是一更時分。來到自家門首，用手敲門，門裡張媽媽正在思想兒子，忽聽敲門，叫聲：「媳婦，你可聽見外面有人叩門？叫溜兒點燈去看看何人。」小童溜兒忙來門口，問：「是哪個敲門？」張三答應：「是我。」溜兒道：「可是三太爺回來了麼！」說著把門開了。張三走進大門，溜兒把包裹接過，一直喊進去說：「老太太，三爺回來了！」只見張三進內到面前，雙膝跪下，說：「母親，孩兒遠離膝下，有缺甘旨，望老娘恕罪。」太太道：「我兒罷了，起來。」叫溜兒打酒辦菜，溜兒拿了經折出門，來到酒館，把經折一擱，說：「三太爺回來了，快快與我辦幾樣菜。」那張三也是溧水一霸，店上聞聽，哪敢怠慢，七手八腳把幾樣菜弄好，著人送去。溜兒又上街打了一甯子酒，打發他回去。他一家母子夫婦，一桌開懷暢飲。飲酒中，太太說：「我兒呀，為娘有句話要告訴你，又怕你性子壞，生出事來，恐有性命之憂。」張三說：「老娘，孩兒從來不曾忤逆你老人家，只管說來甚事。」太太道：「自從你出外二年，溧水出了一個狠人，你道是誰？就是李大麻子。他自見了經略大人馮承受，說是與他是世兄弟，委他查拿叛黨不法之徒，還給他一方金圖章，連知縣都怕他，為他蓋了府第。家中現養有四樓教習，打手不計其數。姦淫不論男女，慘殺無分老幼，謀人田地，奪占房產，無人敢惹。如今百姓稱他為活閻羅。那一日李雷騎了牲口，帶領教習，經過間壁豆腐店門首，見了巧子有幾分姿色，他叫教習搶了就走。可憐他老子捨不得只生一女，上前想奪，被李雷把手一推，老頭子站不住，朝惡水缸上一撞，只見那兩腳一蹬，鼻孔流血，腦漿迸裂，死於非命！」

張三聞言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一山焉能容得二虎，只見他帽子底下細辮子滴溜溜豎將起來。太太看見，叫聲：「兒呀，不要動氣。此人有官府靠山，可是惹不得他的。」張三忍氣道：「老娘，孩兒明日要到蘇州公幹，你老人家早些安睡吧。」是晚各自安寢。次日天明，起身淨面漱口，只聽得敲門，叫溜兒開門，共有三四十位，都是街坊上的地痞無賴，一哄而進。說道：「三太爺回來了！」張三道：「眾位兄弟，今日好早呀。」眾人回道：「三太爺，早昨日三哥一更天進城，我等就得了信。想與三哥接風，又恐天晚了不便，特此今日大早來此，請三哥到韋馱殿，看繡球花飲酒。」張三穿上長衫，同了眾人出門。上得街來，只見街坊上的人喊聲一片，這個說「三太爺回來了！」，那個也說「三哥回來麼？」你道張三如何回答？只「回了」兩個字。說罷了，把頭一晃，揚長而去。

不一時到達韋馱殿殿內，火工道人看見，飛報和尚。老和尚聞報張三太爺來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只得勉強率領道人，顛顛驚驚迎接出來，口稱：「三太爺，貧僧接遲恕罪。」張三道：「和尚罷了。」同眾人進了山門，果見佛殿前有喲大一棵繡球花，開得正盛。眾人上了大殿，即刻在廊下擺開桌子，食盒內端出四大拼盤，各色食物，有蜜臘金的牛肉，杯箸齊全。眾人拿壺斟酒，大塊牛肉吃個不止，大碗酒喝個不住。旁邊道人看見，叫和尚說：「你去攔一攔，佛地上吃不得牛肉。吃了牛肉，香煙就沒有了。」和尚叫道人去說，道人搖頭不敢。和尚只得上前，叫聲：「三爺，大殿供的三尊古佛，三爺是敬佛的，佛殿上吃牛肉，不當人子---」張三聞言大怒：「我把你這禿狗驢！」把桌子一掀，傢伙打得粉碎。和尚一見，嚇得沒命飛跑。張三說：「眾位兄弟，我們別處去吃罷。不在裡受此禿氣。」說著，領著眾無賴一同出了廟門，直奔杏花樓樓上。店主一看，忙叫：「張三太爺！」張三道：「店東，你們發財了。」店王道：「托三太爺福，倒也罷了。」陪眾人進店，上了樓，樓上食客盡是些生意人，見是張三來了，你也讓桌，我也讓桌，紛紛會帳溜了。不一時空出四張桌子，走堂的上來揩抹桌子，擺上小菜，問道：「請爺們點菜。」張三道：「呀嚟什麼，直揀好的端上來擺！」不一會，酒菜俱全。眾人飲酒作樂，直吃至下午，都有八九分醉意，才起身下樓會帳，各自紛紛告別散去。

且說那張三一人，乘著酒興，踉踉蹌蹌來到西街，又奔東門大街。進了柵欄，抬頭一看，只見一座沖天照壁粉牆畫仙鶴，他就一晃進了大門，開言罵道：「呸！我把你這些龜子龜孫，有能事的出來會會你張三太爺！」這里正是李雷府第，門內坐著些看門家丁，平日作威作福慣了，也著眼看了張三一眼，說道：「你這大頭，哪裡來的？在我們李大爺門前擅敢罵起人來，想你活得不耐煩了。」張三要開言，只見對面來了一個人，帶著一條惡犬。只見此犬，生得十分猙獰，身子足有八尺開外，渾身如黑漆一般，眼似銅鈴，耳如削竹，齒若鋼鋒。用條銅鏈子鎖脖牽住，乃是一條西藏獒犬，力如獅虎。那牽狗的人，乃是山東派來送禮的。這位爺出來，正遇著張三在那罵人，他向張三道：「你敢在此撒野！可知此狗的厲害嗎？」張三大喝一聲：「囚攔的，誰怕這勞什子！」這個爺見張三罵他，心頭火起，用手朝狗面上一指，又打了一個啣子，將銅鏈一鬆。那犬朝前一竄，把大頭聞了一聞。他此刻把張三太爺的一個肉頭，認做一個大肉圓子，吠一聲撲將過來！張三看見，說聲「不好！」把身子一閃，早已躲過側面，翻起一掌，夾著千斤氣力擊去，把狗打歪。搶過去，趁勢雙手將狗提起，握住兩隻後腿，嘶的一聲，竟把狗撕為兩半。鮮血淋淋，朝那位爺們劈面摔來。那人一看，魂飛天外，哪敢迎敵，沒命地跑著躲到裡面去了。

看門家丁見張三兇猛，齊聲說：「不要放走了他！我們進去回了大老爺，自有主張。」早有幾個乖覺的，直奔南書房，見了李大麻子，雙膝跪下，說：「稟上大老爺，門外來了一個大頭人，自稱張三太爺，走到門樓，開言便罵大老爺，言語十分不遜。小的們攔擋不住，又把山東送來的獒犬撕成兩半。小的們特來請大老爺示下。」李雷這時正在書房與邵青閒談，一聞此言，吃了一驚。忙問邵青道：「老邵呀，這人膽敢罵我，情理難容。你可知道此人來歷？」邵青道：「這人門下倒知道，乃是溧水縣一個地痞流氓，武藝倒十分了得，人稱為沒毛虎。他常糾結城內一伙無賴閒漢，到處鬧事，敲詐勒索，也算得一地頭蛇。前年聽說他去了山東，地方上清靜一陣，卻不知如今什麼時候又回來了。」李雷道：「老邵呀，他既是這等地棍，你要想個主見，治服了張三，才出我心中之氣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要治他不難，沒有別的，快傳四樓教習，帶了打手出去捉拿張三。那時聽大老爺發落。」李雷吩咐：「快請四樓教習。」家人們去不多時，已將教習們傳到，見了李雷，叫一聲「大老爺」，李雷說：「你等速去大門外，快快與我把那沒毛虎大頭張三活捉進來。」四樓教習答應一聲，帶上打手，一齊湧出來。到了大門，只見那張三仍在那亂罵，引人出來較量。只見他巴斗大的腦袋，上頭一根細辮子滴溜溜的豎在頭頂，生得十分威武。好似那：瘋魔癩象差多少，酒醉斑彪勝幾分。

眾家教習齊齊吶喊一聲，團團圍住張三，施展拳腿，來捉拿張三。好個張三太爺，手疾眼快，跳竄便捷，那些教習哪裡是他的對手。從門內打到門外，張三手起打倒一個，腳飛踢翻一雙。端的拳如猛虎，腳似蛟龍！不一時把那些教習打手，打得東倒西歪，有的躺在地下，哼聲不止。有的負傷而逃，幾個家人自知不敵，連忙將大門關上門起。張三大罵不止，將門打了一會，不能得開，乃喊道：「張三太爺走了！明早再來扒這龜牢。」說著轉身而去。早有外邊幾個朋友，見張三走遠了，才敢露出身來敲門，裡面才將門開了。只見哼成一片，慌忙報知李雷。李雷聽說眾教習都被打傷，吃了一驚，叫人把受傷的人抬進內裡醫治，取山羊血衝燒酒去吃，專治跌打損傷。李雷坐在書房，鬱鬱不樂。猛然想起一事，便叫喚邵青前來商議。不知李雷要向邵青說些什麼，且聽下文分

解。